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四十六回 俠士戮奸伸大義 簿司移斃詐平民

詩曰：綺城百雉若金湯，群虎縱橫勢莫當。
進退自如誰敢逆，素餐寧不愧琴堂。

話說潘嶼因潘三游要往三水縣代他報仇雪憤，問其住居備細，當下答道：「寒家住在西門外柳葉街，聞陰陽間壁高牆裡便是。獸伯號為敬庵，父子四人，一樣矮胖身材，紫膛面色，現開客館，招接南北雜貨商人，住宅與某草舍相連。」羊雷、潘三游暗暗記了，又叮囑潘嶼管守山寨，拘鎖解人。又撥遣百名嘍囉，分作四隊，隨路埋伏接應，逐一調遣已定。潘三游等十人取路下山，第三日平明已到三水縣地方，前後陸續進城。

羊雷領四個嘍囉，逕往東首縣衙前來，潘三游率四個嘍囉，自到西邊柳葉街去。暗暗約定傍晚動手，同至西門下取齊莫誤，兩下分投而去。

且說潘有廉家下當日正遇金陵一伙收香料客人新到，排設酒席洗塵，將及脯刻時分，賓主方才就座。正談笑飲酒間，忽門外有人叫喚：「潘敬庵在麼？」潘廁忙出外看時，恰是一條長大漢子，問道：「足下何人，因甚事下顧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敬庵就是尊駕麼？」潘廁道：「非也，敬庵乃家尊賤號。」那漢子道：「令尊可在麼？」潘廁道：「老父雖然在家，但有客，未及接見。」那漢子道：「小可乃清遠公役，奉差至貴縣送禮，於東莞大奚山行過，見溪口一少年鬍頭跣足，面中兩槍睡於樹下捱命。見某走到，問是何處去的，某言往三水公幹。少年哀訴道：『我喚潘嶼，三水人氏，住於西門柳葉街內，乃人命成獄的罪人。因本縣大爺解某等十五人往清海州去，被嶺上一伙強盜衝下山來，殺傷了十餘人，得命的四散奔走，某傷重難行，疼痛怎忍？煩公到家下與娘子報說一聲，千萬做些道場功德，超度亡魂，不受陰司苦楚。』說罷，腰下取出一個銀包，放於樹下，對我道：『有些數碎銀子送公，聊作謝禮。』彼時我未及答言，只聽得『撲通』地一聲響，那少年鑽下水裡去了。我急欲撈救，奈溪水深急，一時難以措手。但聽的淙淙之聲，水花亂滾，那屍首不知余於何處打住哩！故小可特來報知消息。」

潘廁聽了，又驚又喜，叫一聲：「請坐！」逕轉身往裡面便走。

少頃，一家子男女都出來瞧看。潘有廉當先道：「老朽便是潘敬庵，煩兄遠來報信，但無實據，那死者未必是老朽之姪。」那漢子道：「現存實據在此，只要令姪娘子一見，老丈喬梓們面證，便好奉上。」潘有廉指著中門口站的婦人道：「這就是亡姪的渾家，今日寒舍有酒，接過在此。」又指著潘廁等道：「這三個是老朽的兒子。亡姪有何遺蹟，便求交與。」

那漢子舉目四下裡一瞧，便大喊道：「孩兒們何在？」急飛起左腳，將潘有廉踢倒。三子見風勢不好，急欲走時，奈男婦們慌了，捱擠做一堆，壅塞定了。門外又擁入四條勇漢來，一齊動手，排頭兒亂砍。有幾個奔入腰門內的，也被潘三游趕上搦倒。這五條猛虎殺入中堂來，那酒席上客伙倉猝裡無處藏身，都跪下哀求乞命。潘三游聽他聲音各別，又見衣幘不同，已知是外境客商，不行殺害，盡喝出躲避，只將潘家男女殺個盡絕，才出街口，取路往西門來。一路上行人竄避，店舖關門。潘三游奔至城門之下，不見羊雷，復翻身殺轉縣衙前來，只見縣門緊閉，裡面喊聲大起。

原來是羊雷闖入獄囚，救出卞心泉，已殺出二門口，早被弓兵、民快、皂甲、火夫、獄卒、牢頭並力圍住。卞心泉驚倒地上，不能移動。羊雷只得棄下，率嘍囉衝突，故此兩下吶喊。

潘三游等五人忙奮力砍門，奈門扇高厚，一時砍不入去。

潘三游激怒，急擊碎門板，兩手攥定橫木，望上一聳，左首門筍已離樞寸餘，又復將肩膊拄定，盡力一推，豁刺一聲響亮，門已撲地倒了。潘三游湧身先入，嘍囉隨後擁進，只見羊雷與眾役殺做一堆，那四個嘍囉都身帶重傷，兀自抵死相敵。

潘三游大吼一聲，殺將入去。羊雷見了，愈加膽壯力生，奮威格鬥。弓兵等眾役大半著傷，怎能抵敵得住？各各抽身，四散走了。潘三游、羊雷見日色已斜，不敢戀戰，急令嘍囉簇擁卞心泉先走，潘、羊二人斷後，殺出縣衙，數里城市地面，並無一人攔阻，潘三游等一行人逕出西門去了。

這三水縣知縣見報說白日有盜劫獄，口喊合縣人役並力擒拿，兩隻腳往衙裡便走，把幾重門扇緊緊閉上，領了家眷往牆外藏頓。及後聞報賊人已去，才敢出廳，接縣尉、簿司等商議。

簿司道：「適才賊徒初出獄時，卑職催並眾役阻截，窺彼勢孤，易於擒獲。誰想又有強徒砍門而入，勢不可當，已致脫逃而去。」大尹道：「量這伙賊徒去亦不遠，煩二位先生率精勇軍健，乘夜急追，或可就擒。」縣尉道：「青天白日，被他衝殺，幾番得勝，劫獄而去，進退縱橫，如入無人之境。今已去遠，追之何益？請看弓兵等多被殺傷，晚生一時驚迫，從樓上跌下胡梯，挫閃了腰膀，這會子卻似錐刺一般疼痛，莫想追賊幹功。」簿司道：「天色已暝，軍役不齊，況賊徒勇悍，虛實難測，不如消停過夜，明早申明州道，查訪賊人巢窟，然後起兵剿之，庶無失誤。」正說間，柳葉街保正率領地鄰人等報稱：「潘有廉家被賊殺死男婦二十餘人，今呈明爺台，乞檢驗屍傷，以便收殮。」大尹即批：「著地方好生看守，待檢明發落。」眾人散訖不題。

再說潘三游等十一人當下奔出西門，又早一鉤月露，一齊趁著月色，連夜奔走。半夜後過了昆都山口，已有嘍囉備下酒飯接應。眾人都吃得醉飽，一齊取路又走。次日已牌時分，那伏路嘍囉迎著，獻上酒食，吃罷又行。一路上飲酒食肉，竟似游山作樂一般，也不見後面一人一騎趕來。潘三游等從容緩步回山，潘嶼下嶺迎接入寨。此時卞心泉因嘍囉扶掖兩夜，將兩邊脅肋都挾傷了，不能施禮，且扶入後寨帳中將息。潘三游、羊雷、潘嶼合禮坐下，合寨嘍囉聲喏畢，潘嶼道：「適聞捷報，不覺狂喜。二位寨主勞神，慚無銖兩之報。」潘三游笑道：「足下不恨我等已為萬幸，何敢望報？」潘嶼錯愕，請問其故。

潘三游把那用計騙出潘敬庵父子並合家男女盡皆殺死的手段，說了一番。潘嶼不勝感激，拜倒在地。潘三游扶起，依然坐下。

又問劫獄一事，羊雷道：「我自入城，一路人皆瞧我。及進縣門，瞧我的更多。捱到大獄門首，節級等攔住。這時候銀子盡有些妙處，我暗度錢與他，說要見押司一面，他便把獄門開了。我入內看時，卞家哥哥正在小閣中下棋，見我撞到，反吃一驚，我喝『快行』！兀自呆瞧不動，只得強拖而走。獄卒、牢頭一面將門扇閉上，各執器械，四圍攔攔。我又怕傷了哥哥，且撇下一旁，挺刀接戰。向前者都被我搥倒，誰敢近身？只聽的一派喊聲振地，獄中鼎沸起來。我奮勇砍開獄門，嘍囉等已衝入來接應，復翻身殺轉，救了哥哥，才跨出門口，後面又槍棒亂。戮將來，我回身殺入去，砍倒數人，才得退去。比及殺到二門，士兵、軍卒不計其數，圍繞大殺。單為著哥哥掣肘，難以十分衝突，故嘍囉等皆被重傷。若非潘寨主殺來救援，我等凶吉未保。」潘三游道：「潘官人之仇已報，羊大哥令兄保全，雖係人為，實賴天。」三人歡笑，一壁廂整酒慶賀，不題。

且說三水縣大尹，因遭賊寇白晝劫獄殺人，又被保全而遁，檢看弓兵、獄卒等殺死十一人，帶傷者五十三人；委簿司檢驗潘家被殺者正主潘有廉，其子潘廁、潘廩、潘廈，妻齊氏，二媳康氏、褚氏、姪媳平氏，孫男二人，孫女一人，義男潘成、潘鹿，廚子二人，小廝、丫鬟等共二十七人，那男婦死屍堆疊滿地，此時未買貨物的商人卻自散了，尚有五、七個放帳未曾取貨之客守定行囊未去。簿司檢屍屍傷，又親自進兩家內室客房看了一遍，令左右將眾客商鎖了，取出封條，把潘家箱籠櫥櫃盡行封了，委地方保正等辦棺收殮一家屍首，令士兵數十人擊梆更番巡邏，把潘家左右前後排鄰亦行弔了，並前客商，一同帶入縣衙。先進公廳，對堂尊附耳說了一番，然後將屍單呈上。大尹看罷，即委簿司把一千人犯審明開報。

簿司帶客商、排鄰等四十餘人進側衙，審鞫潘有廉合家致死根由。眾客商道：「商人等俱係金陵人氏，年規到爺台貴治收買香料胡椒。誰想貨少客多，現錢亦難交易，只得放帳，陸續收貨，日昨大小數人殺害潘家良賤，客商等係是外境初到者，倉猝間不知來歷，怎好救應？」簿司喝道：「胡講！那強盜偏只認的潘家一門，剿滅無遺，留出汝等，毫無傷損，個中決有情弊！莫非汝等通

同一路，大行劫殺之事？」客商道：「某等雖係外境商人，都頗頗有些家資。千山萬水來作經營，都指望賺錢獲利，養活家口，怎幹這殺人放火的大孽？自古說：鳥投林，人投主。只有店家謀害客商，焉有客商反害店家之理？」簿司道：「爾等金陵地面，貼近揚子江中，正是大盜出沒之處，怎說那客商不傷店主之話？我老爺也好做方便的，則要汝等舉出殺人之賊，便放爾等歸家。」眾客商一齊喧嚷不息。

簿司令左右把眾商帶在一旁，又喚潘有廉排鄰保正問道：「爾等都是潘家比鄰，他家上盜，何故不行救應？使彼一門受害，必係知情，故而坐視！」排鄰道：「老爺這衙門乃人煙輳聚之處，士兵軍健人等不下千人，兀自敵賊不過，也遭傷害，放他走了，小人等怎敢出頭，自送其命？」簿司道：「你不見士兵眾役將那賊徒殺傷而去麼？」眾鄰道：「賊人雖帶重傷，兩足尚能行走。爺台人役縱勝，可惜仰面向天。」簿司大怒道：「我這裡單問縱盜殺人、不行救應之罪，誰許你利口喋喋，大膽觸犯官長？本待一頓竹片，姑且記下這次打罷！」喝左右將客商、排鄰人等押出，逐名討保，俟候查點。

這伙人出了縣門，互相商議：「衙官恁般做作，分明是索詐財物。若不如意，終日價隨衙聽候，何以了結？」只得鬥出銀兩，乘夜送入衙裡，簿司方才罷手。有詩為證：

避盜若虎，食民如蠶。

罔思公議，惟利是貪。

再說簿司賺那心事入手，次日進見大尹，備說「眾商人實係無辜，地鄰等見賊勢兇猛，一時又無兵器，難於救應，昨已審明，保領在外，候堂尊大人發落。」大尹道：「賊徒勢甚猖獗，百姓們怎敢相敵，這也罷了。但商人俱係富戶，怎可輕輕放去？」簿司道：「晚生細加研審，眾商皆金陵大族，若苦苦相逼，恐生外議，故只得從寬釋放。」大尹明知其意，難以詢究，且打點十餘道申文，差公人分投附近州道，求發軍馬。一。壁廂又撥緝捕，探聽大盜羊雷巢穴，以候征剿。又將潘有廉、潘嶼二人財產，均收入官公用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潘三澗、羊雷二好漢自救卞心泉回寨之後，終日飲酒作樂。數日後，哨探嘍囉擒捉一人，綁縛瞭解入山寨裡來。潘三澗親自審問。那人口稱：「是三水縣緝捕，奉大爺差遣，往大王爺這裡探聽路徑，不期冒犯，伏求饒命。」潘三澗道：「我不殺汝，不必慌張，且講縣官差爾探路，莫非起軍馬來尋我廝殺麼？」緝捕道：「縣主已頒鈞示，待各州兵馬聚集時，即往大王爺山寨來也。」

潘三澗令嘍囉將緝捕發下，解入冷室中，一並監禁，與羊雷商議道：「官兵到時，怎生區處？」羊雷道：「水來土掩，兵至將迎。官兵既欲前來，只索整備迎戰！以我二人武藝，誰敢交鋒？」潘三澗道：「不然。彼一時不敢輕犯吾寨，直待州縣軍馬聚時，然後征進，其謀亦善。我想此山險峻，前面關口盡可堅守，雖有數萬官兵，亦難攻破。但慮後臨大海，只倚一重岡子遮蔽，倘官軍駕大舟從後圍繞急攻，我與你實難措手，設有差池，必無生路。今幸外州諸縣人馬一時未集，我等及早殺進，先取三水縣，次攻連州，以及新倉、新安、清遠、龍門、岡州、從化等縣，得了根本，再行進剿此乃迅雷不及掩耳之計，管取馬到成功。若待彼四遠兵集，則我等束手就斃，雖身生兩翅，亦不能飛出矣！」

羊雷大喜，即刻點起嘍囉三百餘人，便欲動身。潘三澗令刀斧手押出解子十人並緝捕一人，跪於街下。潘三澗道：「汝等欲留性命，還待尋死，及早明言，勿貽後悔！」解子一齊道：「螻蟻微物，尚且貪生，小人們怎不畏死，求大王爺饒命。」潘三澗道：「我老爺欲往三水縣一樂，爾等能引導進城，不惟留命，抑且有賞。若推辭不允，就此開刀！」解子等暗窺寨中動靜，已知其意，同聲答應道：「大王爺欲往三水縣遊玩，小人等願充嚮導，只求重賞。」潘三澗大喜，皆得一餐醉飽，率領嘍囉取路下山。

不知此一去破得三水縣城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